

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子集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目錄

敘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曹爽之難

諸葛恪之難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劉裕伐南燕之役

韋叡救鍾離之役

高歡沙苑之戰

宇文泰北邙之戰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
韋孝寬之守玉壁

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韓愈平淮西碑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敘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
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
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
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
竝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
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
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
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
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
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
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是凡人偏在遠
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
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
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以上魯肅至荊州
覬變見先主武侯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

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
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
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
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
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
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
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
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

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
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
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
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
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執耳非心服也
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
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以上武侯至
柴桑說孫權是時曹操遺權
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

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
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
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
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
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
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
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
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
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

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
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
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
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
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
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
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
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
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
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

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

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

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以上吳君臣定議

遂以周瑜

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

方略劉備在樊口曰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

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

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

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

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

過之備深愧喜

以上先主見周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

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

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竝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

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以上周瑜大破曹軍

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甯請先徑進取夷陵

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

橫野中郎將呂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

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甯甯困急求救於周

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畱凌公績於江

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

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

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
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
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
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竝出若有閉
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
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
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
望結刑五歲以上爽之驕橫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
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
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

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洵
洵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
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
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眾情謂
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
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
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
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
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
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

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以上奸詐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

相見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

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

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

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

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

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

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

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

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

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

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

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

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

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

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

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

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